



人・獸・鬼

錢鍾書著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序

假使這部稿子沒有遺失或燒燬，這本書有一天能夠出版，序是免不了的。

節省人工的方法愈加進步，往往有人甘心承認爲小說或劇本中角色的原身，借以不費事的自登廣告。爲防免這種冒名頂替，我特此照例聲明，書裏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。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，獸是馴服的家畜，而且鬼也並非沒管束的野鬼；他們都只在本書範圍裏生活，決不越規溜出書外。假如有人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裏的人，獸或鬼，這等於說我理想幻擬的書中角色，竟會走出書，別具血肉，心靈和生命，變成了他，在現實裏自由活動。從黃土搏人以來，怕沒有這樣創造的奇跡。我不敢夢想我的藝術會那麼成功，惟有事先否認，並且敬謝他擡舉我的雅意。

三十三年四月一日。

目次

一	上帝的夢	一
二	貓	二
三	靈感	九
四	紀念	二〇

此書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。「靈感」曾在傅雷周煦良兩先生主編之「新語」第一第二期發表。「貓」曾在鄭振鐸李健吾兩先生主編之「文藝復興」第一期發表。出版事又承徐調孚先生費心。并此誌謝。

三十五年一月三日

上帝的夢

1

那時候，我們的世界已經給科學家，哲學家和政治家訓練得馴服，沿著創化論，進化論，層化論，優生學，新生運動的規律，日新月進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，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。生活和文明瞬息千變，變化多得歷史不勝載，快到預言不及說。那時候，人生歷程的單位是用「步」來計算；不說「過了一年」，說「又進了一步」，不說「壽終」，說「行人止步」，不說「哀悼某人逝世」，說「五十步笑百步」——笑他沒多向前進幾步。在男女結合的集會上，賀客只說「雙飛」，不說「雙宿」；只有少數守舊的人還祝這對夫婦「保持五分鐘熱度」，這就等於我們現在說「百年偕老」，明知是不可能的希冀。但是這種進步的世界，有一個美中不足。一切近百年史，五十年來之文化檢討，日記，年譜，自傳，「我的幾分之幾的一生」，以及其他相類含有訃告性的作品，都失掉它們的效用。虧得那時候的人壓根兒就沒工夫看書。至於寫這類讀物的作者呢？

他們運氣好，早搶先在二十世紀初葉投了胎，生了，寫了，死了，有人讀了，沒人讀了，給人忘了。進化的定律是後來者居上。時間空間演化出無機體；無機體進而爲動植物；從固定的植物裏變出文靜，纏住人不放的女人，從活潑的動物裏變出粗野，敢冒險的男人；男人女人創化出小孩子；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。所以，至高無上的上帝該是進化最後的產物。不過，要出產個上帝談何容易。那個歷史上的偉人不在娘胎裏住過十月纔肯出世的？像現在有四萬萬互相殘害的子孫的黃帝，就累他母親懷了足足二十個月的孕；正位爲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裏住了八十年然後呱呱下地，真是名符其實的「老子」了。所以當天演的力量，經過數不清的年頭，創化出一位上帝時，人類已在這世界裏絕迹了——也許就爲「雙飛」而不「雙宿」的緣故。甚至進化論者也等不及了。因此，這個給物質塞滿的世界同時見得空洞，宛如一個放大了無數倍的愚人的頭腦。

正在深夜。古舊的黑暗溫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，彷彿沈重的眼皮蓋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。上帝被天演的力量從虛無裏直推出來，進了時空間，開始覺得自己的存在。到此刻，自古以來神學家和玄學家的證明，情人，戰士，農夫，跟孤兒寡婦的祈禱，纔算有個主兒。但是，這許多虔誠的表示，好比家人寄給流浪者

的信，父母生前對於遺腹子的願望，上帝絲毫沒有收領到。他張開眼，什麼都瞧不見。身子周圍的寂靜，無邊，無底。已逝去的人類的遺習，在上帝的本能裏半醒過來，他像小孩子般害怕要啼哭。然而這寂靜久未被人聲打破，結成了膠，不容許聲音在中間流動。上帝悟到這身外的寂靜和心裏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底的。他從此恨黑暗，要求他所未見過，不知名的光明。這要求一刻強於一刻，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黑暗薄了一層，夜減少了它的壓力，隱隱露出高山深谷的輪廓，眼睛起了作用，視野裏有了收穫。這使上帝開始驚奇自己願力的偉大。他想，他不要黑暗，黑暗就知趣讓步，這還不够！本來望出去什麼也沒有，現在他眼睛所到，黑暗裏就會生出東西，龐大地迎合著自己的目光。以前人類讚美萬能創世的歌聲，此時在上帝意識層下似乎又顫動著遺音和回響。

上帝畢竟還保存人的脾氣，知道了有權力就喜歡濫使。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驅除，瞧它聽不聽命令。咦！果然一會兒東方從灰轉白，白裏透紅，出了太陽。上帝十分快樂，他覺得這是他要來的，聽他的分咐。他給日光射花的眼睛，自動地閉上，同時心裏想：「好厲害的傢伙！暫時不要它。」說也奇怪，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滅，又自造成一團息息不停地泛出紅色的黑暗。到此地步，上帝對自己

的本領和權力，不能再懷疑了。既然閉上了眼便能去掉光明，這光明定從他眼睛裏產生的；不信，試張開眼睛，你瞧，這不是太陽？那不是山和水？都千依百順地自獻在眼裏。從前公雞因為太陽非等他啼不敢露臉，對母雞昂然誇口，又對著太陽引吭高叫，自鳴得意。比公雞偉大無數倍的上帝，這時候心理上也就跟他相去不遠，只恨天演的歷程沒化生出相當於母雞的東西來配他，聽他誇口。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，有它科學上的根據。正像一切優生學配合出的動物（譬如騾），或者至高無上的獨裁元首（譬如希脫勒），上帝是不傳種的，無須配偶。不過，公雞般的得意長鳴，還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上帝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，這笑在曠野空谷裏起了回聲，使上帝佩服自己的聲音能變得這樣多，放得這樣大，散得這樣遠。

這位上帝真不愧進化出來的。他跟原始人絕然不同。他全沒有野蠻人初發現宇宙時的迷信和敬畏。他還保持著文明人「唯我獨尊」的自信心。野蠻人隨地疑心有神道，向它屈服和崇拜。這種思想，在上帝心裏，影子也無。他只發現了自己的偉大，覺得自己能指揮萬物，無須依賴任何人。世界隨他的視線蜿蜒地伸出去。腳走到那裏，地會跟到那裏，只有地平線向後退，這也表示它對自己的畏

縮。一切都足以增進他的驕傲，培養他的虛榮。他忽然需要一個伴侶。這廣漠的世界，獨住了怪乏味的！要一個伴侶來崇拜，讚美自己，好打破現在的岑寂。上帝因此思索著這伴侶該具有的資格。他的結論雖沒有下面所說的那樣明白，大意是相同的。

第一，這伴侶要能對自己了解。不過，這種了解只好像批評家對天才的了解，能知而不能行。他的了解不會使他如法創造跟自己來比賽，只夠使他中肯地讚美，妙入心坎地拍馬；因為——

第二，這伴侶的作用就為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。他該對自己無休歇地，不分皂白地頌讚，像富人家養的清客，被收買的政治家，受津貼的報紙編輯。不過，記著，上帝並沒有賄賂他，這頌讚是出於他自動的感激悅服；所以——

第三，這伴侶該對自己忠實，虔誠，像——像什麼呢？不但天真未鑿的上帝不會知道，就是我們飽經世故，看過父子，兄弟，男女，主僕，上司和下屬，領袖和愛戴的人民間種種關係，也還不知道像什麼。

有些人，臨睡稍一思想，就會失眠。另有些人，清醒時若胡思亂想，便會沈沈睡著。上帝也許是後一種人演化出來的；他模糊地因想成夢。這馴伏的世界也

跟著他進了夢裏。他夢中看見的依然是荒山野水，水裏照有自己的像。他頓時有了靈感，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，揀比較豐肥處挖一團泥，對自己的像，捏成人坯子，吹口氣，這坯子就活動起來，向腳邊俯伏，叫著：「全知全能的真宰呀！我將無休息的歌頌你。」上帝這時候又驚又喜的心情，簡直不可擬議。假使我們是小女孩子，忽聽得手裏抱的洋娃娃趕著自己叫「媽媽」，或者是大女學生，忽見壁上貼的好萊塢男明星在照相裏對自己做眼，低聲唱：「妹妹，我愛你！」也許我們能揣度，想像他此時心理的萬分之一。只可惜我們都不是！

一切宗教的聖經寶典關於黃土搏人的記載，在此時上帝的夢裏纔算證實了是預言。上帝並不明白自己在作夢，或者夢在作弄自己。他不知道這團水泥分析起來壓根兒就是夢的質料。他捏一團夢做成人，彷彿有人會捏鼻子做夢。上帝以為真有一個湊趣助興的人，從此以後，讚美不必出自己的口，而能稱自己的心。因為對自己最好的頌讚，是好像心上要說的，而偏是耳朵聽來的，有自讚那樣的週到和中肯，而又出諸傍人的貢獻。這個理想，我們人人都有，也許都曾在夢裏造個人來實現；不幸得很，醒時要憑空造這樣一個人，可沒那麼容易，我們只能把現成的人料改造，至多將迎合自己的小人增修成大人物，總不像作夢時的隨心如

意。

上帝在人類滅絕後纔出世，不知不覺中佔有許多便宜。譬如兩個民族相鬥爭時，甲族虔誠地求他懲罰乙族，乙族真摯地望他毀滅甲族，使聰明正直的他左右爲難。這種困難，此時決不會發生。即如他的夢裏造人，若世間還有文人，就是極好的筆戰題目。據他將爛泥捏人一點看來，上帝無疑地有自然主義的寫實作風，因爲他把人性看得這樣卑污，向下層覓取材料。同時，他當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，因爲聽說「一切創造基於模倣」，試看萬能的他，也免不了模倣著水裏的印像纔能創造第一個人。不過，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論不準確呢，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，還是上帝的相貌醜陋呢，他照自己樣子造成的人，看來實在不中意。他想這怕由於泥坯太粗，也許初次動手，手段還沒純熟。於是他選取最細軟的泥——恰是無數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，仔細揀去沙礫，和上在山谷陰處未乾的朝露，對著先造的人型，精心觀察他的長處短處，然後用已有經驗的手指，捏塑新調的泥，減削去肢體上的盈餘，來彌補美觀上的缺陷。他從流水的波紋裏，采取了曲線來做這新模型的體態，從朝霞的嫩光裏，挑選出綺紅來做它的臉色，向晴空裏提煉了蔚藍，縮入它的眼睛，最後，他收住一陣輕飄浮蕩的風，灌注進這個泥型，代替

自己吹氣。風的性子是膨脹而流動的，所以這模型活起來，第一樁事就是伸個軟軟的懶腰，打個長長的呵欠，爲天下傷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樣。這第二個模型正是女人。她是上帝根據第一個模型而改良的製造品。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嘗試，女人纔是上帝最後的成功。這可以解釋爲什麼愛漂亮的男子都模倣女氣，逼得時髦女子只好另出心裁，帶著妖氣。

從此，上帝有了事做。爲這對男女，上帝費盡心思，造各種家畜，家禽，果子，蔬菜，給他們享受，利用。每造一件東西，他總沾沾自喜地問男人和女人道：「我又爲你們發明了新東西，你們看我的本領大不大？」於是那一對齊聲歌頌：「慈悲救世的上帝！」這樣好多次後，這一對看慣了他的奇跡，感謝得也有些厭了，反嫌他礙著兩口子間的體己。同時上帝也詫異，何以他們倆的態度漸漸冷淡，不但頌讚的聲音確減少了高朗，而且俯伏時的膝蓋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變得靈便。於是，上帝有個不快意的發現。自從製造人以來，他發明的東西是不少了，但是有發現還算第一次。

這發現就是：每涉到男女間關係的時候，「三」是個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數目。假使你是新來湊上的第三者，你當然自以爲少不了，那兩人中的一人也會覺

得你少不了，還有餘下的一人定以爲你要不得，你更以爲他或她要不得。假使你是原來的退作第三者，你依然覺得自己少不了，那兩人卻都以爲你要不得，你也許對兩人中的一人還以爲她或他少不了，對餘下的一人當然以爲她或他要不得。據數學家說，一隻三角形裏不能有兩隻鈍角。不過，在男女三角形的關係裏，總有一隻鈍角。上帝發現這鈍角並不是那粗坯的男人，反是自己，不識趣地監臨著他倆。這真氣得死人——不，氣得死上帝！他最初造女人，並非要爲男人添個伴侶。他只因爲冷清清地無聊，製造個玩具來遣悶，而第一個坯子做得不滿意，所以又造一個。誰知道他倆要好起來，反把他撇在一邊。他奇怪着，這女人何以對高高在上的自己老是敬而遠之，倒喜歡跟那下等的男人接近。於是，上帝又有一個不快意的發現。這一次的發現不是數學上的，而是物理學上的。

這發現就是：宇宙間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。因爲地心吸力的關係，一切東西都喜歡向下弔，包括牛頓所看見的蘋果。所以下等人這樣多，上等人那麼希罕，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層壓迫的趨勢；青年人那麼容易墮落；世道人心那麼每況愈下——這全是一個道理。上帝在造女人的時候，又調露水，又做波紋，無意中證實了「女人水性」那句古話，沒提防另有一句古話說：「水性就下」。假使樹

上掉下的蘋果恰砸痛了牛頓的頭，或砸破了他的鼻子，那末牛頓雖因此而發見吸力的定律，準會覺得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。同樣，上帝雖參透了人情物理，心上老是不自在，還覺得女人的情感離奇不可解。他甚至恨自己的偉大是個障礙，不容他們來接近。造了這一對男女，反把自己的孤寂增進了；襯著他們的親密，自己愈覺被排斥的無聊。可氣的是，他們有不能滿足的需要時，又會來求來討好。譬如水果爛了，要結新的，家畜吃膩了，要換野味，他倆就會纏住上帝，又親又熱，哄到上帝答應。一到如願以償他們又好一會要把上帝撇在腦後。上帝只變了他們的用人，這使他大大的生氣。原來要他們愛自己，非先使他們愛新果子或野味不可，自己不就身分降低，只等於果子或野味麼？他們這樣存心，若還讓他們有求必遂，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，野味裏的呆鳥了！因此上帝下個決心，不再允許他們的籲請。但是，上帝是給他倆罩上正直慈悲的頭銜的，怎好借小事跟他倆爲難？只能靜候機會，等他們提出無理的要求時，給他們一個乾脆的拒絕，稍洩胸中悶氣。妙在上帝是長生不死的，隨你多麼長的時期，都熬得住等待。

一天，女人獨來向上帝請安。她坐在他腳邊，仰面看著他臉，藍液體的眼

睛，像兩汪地中海的水，嬌聲說：「真宰啊！你心最好，能力最大，我真不知怎樣來感謝你！」

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閃電戰術，猜疑地問：「你有什麼要求？」女人賠小心似的媚笑，這笑擴充到肩背腰腹，使她全身豐腴的曲線添了波折，說的話彷彿被笑從心底下泛上來的，每個字都載沈載浮在笑聲裏：「你真是全知全曉的造物主哪！什麼事都瞞不過你，我真怕你。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；你待我們太好了，一切都已滿足。那個算不得要求。」

「『那個』是什麼呢？快說。」上帝不耐煩地說，同時心給希冀逗得跳著，想也許是機會來了。

女人把後備著的嬌態全部動員，扭著身子說：「偉大的天公啊！我最佩服你的無所不能。你只無所容心的一舉手，已夠使我們驚奇讚美。我並不要新奇的東西，我只奉懇你——說時，她將臉貼住上帝漠無所感的腿，懶洋洋地向遠遠睡在山谷裏的男人做個手勢——「我只奉懇你再造一個像他樣子的人。不，不完全像他，比他坯子細膩些，面貌長得英俊些。慈悲的主啊！好不好？」

上帝聽了，直跳起來，險把腳邊膩著的女人踢出去，急忙問：「要我再造一

個男人的理由呢？」

女人一手自拍著胸，一手撫摩臉頰說：「嚇死我了！神奇的上帝啊！你的力氣真大，行動真急！你看，我的臉給你碰痛了——那沒有關係。你不是問我理由麼？我男人需要個朋友，他老跟我作伴，怪悶的。你再造了一個男人，可以免得他整日守著我，對不對？」

「也可以免得你整夜守著他，是不是？」上帝的怒聲，喚起了晴空隱隱的雷霆，「女人啊！你怎敢向我提這樣的要求呢？你對一切東西都貪多，浪費，甚至對於男人，在指定配給以外，還要奢侈品。那還了得！快回去，我饒赦你初次，你若再抱非分的欲望，我會責罰你，把你現在有的男人都毀滅了他。」

最後一句話，大有效力。女人飛紅了臉，喟嘆著嘴，起身去了，一路上喃喃自語：「我不過說著頑兒，虧你就會拿腔作樣。老實說，我早看破你沒本領造一個比他好的男人！」這些話幸而上帝沒聽到。他這時因為如願以償，出了心頭惡氣，樂的了不得；怕笑容給女人看見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所以將臉躲在黑雲堆裏。他嘻開嘴，白牙齒的磁光在黑雲裏露出來，女人恰回頭瞧見，她沒見過牙膏商標上畫的黑人，誤認以為電光。上帝努力壓住的「哈哈」笑聲，在軀殼裏一陣

陣的掀動，女人遠聽著，以爲就是打雷。她想上帝在施展恐怖手段，又氣又怕，三腳兩步，跑到男人那裏。上帝纔恐嚇過她，要剝奪她這個唯一的男人，所以她對他又恢復了佔有的熱情。她坐在他頭邊，吻醒了他，擁抱住他，說話中每一個字上都印著吻，染著她嘴唇的潮潤：「我只有你。我只愛你。我沒有你不能活。我不許你給人奪去……」男人酣睡初醒，莫名其妙，聽到女人重申佔領決心的宣言，愈感到局促不安，因爲他剛做一個夢，心裏有鬼。女人跑得累了，情感緊張得倦了，好容易才沈沈睡著。他偷偷地立起來，挑了兩塊吃賸的肥肉，去祭獻上帝。

「弘恩大量的主人翁啊！求你垂鑒我的虔誠，接受這微末的孝敬。我們一切原是你賜予的，這東西也就是你的，我們所能貢獻在你腳下的，只是一片真心，」男人如是說。

上帝方才的高興，此時更增加了。他想，人來獻祭，這還是第一次。準是那女人愧悔心萌，沒臉相見，所以差男人來求情的。不過，若讓自己的喜悅，在臉上流露，未免給他們小看了。於是默然不答，只向男人做出一種表情——法國和西班牙小說家用下面的記號來傳達的表情：